

本文章已註冊DOI數位物件識別碼

► 前蘇聯與俄羅斯對朝鮮半島政策之研究

The Former Soviet Union and Rusia's Policy to the Korean Peninsula

doi:10.30390/ISC.199901_38(1).0002

問題與研究, 38(1), 1999

Issues & Studies, 38(1), 1999

作者/Author : 王承宗(Cheng-Chung Wang)

頁數/Page : 17-33

出版日期/Publication Date : 1999/01

引用本篇文獻時，請提供DOI資訊，並透過DOI永久網址取得最正確的書目資訊。

To cite this Article, please include the DOI name in your reference data.

請使用本篇文獻DOI永久網址進行連結:

To link to this Article:

[http://dx.doi.org/10.30390/ISC.199901_38\(1\).0002](http://dx.doi.org/10.30390/ISC.199901_38(1).0002)



DOI Enhanced

DOI是數位物件識別碼（Digital Object Identifier, DOI）的簡稱，
是這篇文章在網路上的唯一識別碼，
用於永久連結及引用該篇文章。

若想得知更多DOI使用資訊，

請參考 <http://doi.airiti.com>

For more information,

Please see: <http://doi.airiti.com>

請往下捲動至下一頁，開始閱讀本篇文獻

PLEASE SCROLL DOWN FOR ARTICLE

前蘇聯與俄羅斯對朝鮮半島政策之研究

王承宗

(政治大學國際關係研究中心
第一研究所副研究員)

摘要

自戈巴契夫實施新思維外交政策後，結束東西方冷戰狀態；同時開展蘇聯與亞太地區的新關係，其中包括對朝鮮半島的政策。蘇聯於一九九〇年和南韓建交，成為當時唯一與南北韓建立外交聯繫的大國；莫斯科的目的在與漢城發展密切的經貿投資關係，但並未放棄對平壤的政治、軍事支持，儘管平壤對克里姆林宮的作為十分不滿。

一九九二年俄羅斯繼承蘇聯，並繼續與南韓維繫密切的政經關係，更迫切殷望漢城提供經濟、投資合作，顯現對朝鮮半島重南輕北的政策。其結果使莫斯科逐漸喪失對平壤的影響力，及毀損雙方密切的經濟、政治、軍事關係。莫斯科向漢城的一面倒政策，並未爭取到其企盼的巨量經濟合作機會。一九九四年之後，俄國開始調整對兩韓策略；由於俄國本身政經情勢持續惡化，對外聲望和實力嚴重受損，連帶對朝鮮半島的作用也相對削弱。

關鍵詞：投資合作、債務、經貿關係、統一、聯合聲明、勢力中心、國家利益、友好條約、對外政策、認知、國際會議

* * *

壹、前言

朝鮮半島自二次大戰後分裂為南北韓兩個國家以來，一直是東北亞和平與穩定之威脅所在。北韓執意擴展飛彈計畫及發展核子武器的可能性，更使周邊國家感到不安，如何促使平壤放棄核武及南北韓和平統一朝鮮半島，成為國際矚目焦點。俄羅斯(前蘇聯)不僅與南北韓毗鄰接近，而且與北韓具有長久的同盟關係，同時也和南韓建立具有建設性相互補充的夥伴關係。莫斯科如何看待朝鮮半島統一問題，及其與漢城的關

係發展或變化，是否可能發揮對兩韓某些影響力，是值得注意的。

本文從莫斯科的立場和觀點切入研究，旨在瞭解俄羅斯與韓國（南韓）關係發展歷程，包括前蘇聯時期的關係；進而探討雙邊關係對北韓或整個朝鮮半島的影響，其中包括俄國對兩韓統一問題的認識和態度。

貳、俄韓關係發展經過

一、前蘇聯時期

論及俄羅斯與南韓的關係，必須提到前蘇聯與南韓交往經過；因為這是脈絡相連的。首先，一九八〇年代後半，世界局勢出現劇烈轉變，結束東西冷戰形式，並導致東歐國家非共化和民主化。其變化的根源來自蘇聯對外政策更動。一九八五年三月，蘇共總書記戈巴契夫（M. S. Gorbachev）任職後，逐步推行各種改革，其內部改革總稱為改造（perestroika）和開放（glasnost'），其對外政策改變以新思維（new thinking）為代表總稱。一九八六年七月，戈巴契夫在海參崴發表演講，提出蘇聯對亞太地區的政策及俄屬遠東未來發展方向，包括國際勞動分工和合作（即對外開放經濟合作）。戈氏強調：「蘇聯也是亞洲與太平洋國家…，不要求任何的特權和特別地位，不謀求犧牲他國以鞏固自己的安全，不追求損害他國的利益。」^①海參崴的講話標明蘇聯希望積極參與亞太事務的新紀元，而且不再是武力威嚇或損人利己的方式與亞太國家進行合作。一九八八年九月，戈巴契夫在克拉斯諾雅爾斯克（Krasnoyarsk）重申其亞太政策，並且建議由邊鄰國家蘇聯、中共、日本、南北韓，在多邊基礎上討論降低區域軍事對立問題，以凍結和裁減海空軍及限制其活動為目的。戈巴契夫聲言，蘇聯的亞洲政策是全面的，基於選擇自由與和平共處，…，藉由政治與經濟手段以消除敵意、懷疑、不信任。^②戈氏這兩次對亞太政策的宣示，包含其對朝鮮半島政策和韓國政策的改變。

與此同時，南韓的主動外交攻勢起了積極效用和互動關係。自八〇年代起韓國即積極擴展對外關係，尤其是與共產國家的關係；一九八六年亞運與一九八八年奧運都在漢城舉行，為南韓提供最佳的擴展外交機會。一九八六年元月，南韓總統全斗煥聲言將尋求改善與中共、蘇聯、北韓的關係，以期協助解決朝鮮半島統一問題。全氏表示將對中共、蘇聯及其他共黨國家推動南韓長久以來的「門戶開放政策」。^③一九八八年二月，當時即將就任的總統當選人盧泰愚表示，對過去討論的交叉承認問題，將不堅持承認順序。意即無需南、北韓與日本、美國、蘇聯、中共同時相互建交，誰先承認誰，結果都是一樣。^④同年七月，盧泰愚發表七點政策宣言，呼籲結束兩韓之間

註① M. S. Gorbachev *Isbrannye rechi i statii* (戈巴契夫選集), Vol. 4 (Moscow: politicheskoi literature, 1987), pp. 9~34.

註② *Pravda*, Sept. 18, 1988, pp. 1~3.

註③ *South China Morning Post*, Jan. 17, p. 9.

的全球外交戰，並促進相互的人員交流與自由貿易等。南韓為解決半島分裂問題而提出「北方政策」，主要目標放在蘇聯與中共。但以迂迴方式先行與東歐國家發展關係，南韓外交努力的第一個成果是在一九八九年二月初，與匈牙利正式建交。

莫斯科與漢城關係的發展亦是從經貿方面開始，一九八九年七月韓國貿易振興公社（KOTRA）在莫斯科成立辦事處；一九九〇年元月在辦事處內附設領事部，為領事級單位，由具大使級身份的外交官孔魯明擔任領事部負責人，受命推動儘快與蘇聯建交任務。^④同年三月，韓國民主自由黨領導金泳三到莫斯科訪問並會見戈巴契夫，瞭解蘇聯與韓國建立外交關係的意願，祇是時間遲早問題。同年四月，韓方知悉戈巴契夫將赴美訪問，遂積極擬訂並推動韓蘇高峰會議計畫，經取得蘇聯方面同意。尚未有正式外交關係的兩國領袖戈巴契夫與盧泰愚在一九九〇年六月四日舉行舊金山非正式會談。據說，戈氏表示雙方的會面本身就是關係正常化的開始。韓方發表的消息指出：兩國首腦同意在不久的將來建交；發展經濟、科技等領域的交流合作；努力促使北韓走向改革開放之路。^⑤經由外交協商，雙方終於同年九月三十日宣布建立外交關係。同年十二月中旬，盧泰愚訪問莫斯科，雙方簽署「蘇聯與韓國關係通則」聲明。聲明中揭示：雙方對發展雙邊全面合作表示興趣，意識到朝鮮半島的和平對東北亞和全世界的重要性，承認朝鮮民族對統一的努力並歡迎南北韓擴大接觸。重要的是，雙方總統瞭解，蘇聯與韓國之間發展聯繫和接觸，絕不應該涉及他們與第三者的關係和義務。^⑥雙方外長也在這次高峰會面之際進行對話，韓國外長宣稱將力圖與北韓發展對話、擴大聯繫和接觸，首先是經濟與人道領域，並力求鞏固朝鮮半島的和平與安定。雙方外長對兩國在經濟、文化等不同領域的積極發展表示滿意；對於吸引南韓資本、工業技術（technology）、管理制度以協助開發西伯利亞及俄屬遠東地區，表示具有廣泛前景；而且韓國與蘇聯科學潛力結合運用，將深具互惠效果。^⑦

從蘇聯的立場觀察，莫斯科既然決定以非軍事形式和亞太國家發展友好關係，南韓顯然是必須考慮的對象之一。不僅因為地緣接近、涉及南北韓分裂問題，並且更著眼於南韓顯現的經濟實力及其與美國的密切關係。經濟需求可以說是蘇聯樂意與南韓建交的主要因素，而且使莫斯科放棄原先堅持的先發展經貿後建交的立場，當時韓國則以建交為首要目標。一九九〇年八月初，雙方在莫斯科進行有關經濟與金融合作問題的談判，並對合作方向達成原則性協議；這其中可能涉及貸款援助問題。同年九月三十日，雙方外長在紐約對建交問題已擬妥書面聲明；原定在翌年元月一日宣布建交，蘇聯外長謝瓦納澤（E. A. Shevardnadze）突然提議自即日起建交，並隨即提筆修改日期。^⑧一九九一年元月，雙方代表在漢城談判時，韓方誓言將分三年給與蘇聯三十

註④ 中國時報，民國 77 年 2 月 16 日，版 4。

註⑤ 世界週報（日文），1991 年 5 月 21 日，頁 62；中國時報，民國 78 年 12 月 9 日，版 9。

註⑥ 世界週報（日文），1990 年 6 月 26 日，頁 10~13；1990 年 7 月 10 日，頁 10~13。

註⑦ *Sbornik Mezhdunarodnykh Dogоворов СССР*（蘇聯國際條約集），Vol. 46, (Moscow: Mezhdunarodnye Otnosheniya, 1993), pp. 488~490.

註⑧ *Vestnik Ministerstva inostrannykh del SSSR*, 1991, No. 1, pp. 2~3.

註⑨ <http://www.mpsf.org/pub/korea/01.html>.

億美元貸款（這應是建交談判時的承諾，不過早先傳說貸款額將是五十億美元^⑩），其中十五億用於採購韓國消費品，五億採購韓國資本財，其餘十億則作為給予蘇聯的銀行貸款。^⑪同年三月三十日簽訂貸款協定，在九一年提供五億美元銀行貸款和八億美元消費品和原料貸款。

在雙邊貿易方面進展迅速，一九八五年貿易總額祇有102百萬美元，一九八六年133百萬美元，一九八七年增為200百萬美元，一九八八年278百萬美元。一九八九年600百萬美元，一九九〇年889百萬美元，一九九一年900百萬美元。^⑫蘇韓高峰會面時，雙方領導曾希望到一九九五年，雙邊貿易可達到一百億美元，而且應允儘力促成該目標。^⑬

與南韓發展關係及建交之際，蘇聯當然無法漠視北韓的存在和雙方數十年的密切關係。較早時，北韓領導人金日成於一九八四年五月訪問蘇聯，與蘇共領導達成對朝鮮半島問題的共識和對北韓意見的支持，並且開擴雙邊的政治、軍事與經濟合作。過去蘇聯曾協助北韓建設和復建六十多項大型工業企業，八〇年代中期，蘇聯同意協助平壤建造七項大企業，並且延伸到核電站、探勘油氣等合作。^⑭金日成訪問後，蘇聯開始供應久已未提供的軍事裝備，包括米格23（Mig-23）和蘇凱（Su-25）戰機、直升機、飛彈（SCUD-B）。一九八六年十月，克里姆林宮再度接待金日成的來訪，並且支持北韓建立朝鮮半島為非核區和美國應自南韓撤軍的提議。不過同時，蘇聯也決定參加漢城奧運並與南韓逐漸發展關係。莫斯科此際仍以北韓為優先對象，但似乎打著「南韓牌」應付平壤。在蘇聯參加奧運前後，莫斯科的媒體逐漸出現批判北韓教條主義、個人崇拜、國家主義等聲音，而且不再堅持美國須自朝鮮半島撤軍問題。蘇聯的態度開始明顯偏向南韓。一九八八年十二月下旬，蘇聯外長謝瓦納澤訪問北韓，與北韓外長金永南會談，並且會見金日成，轉交戈巴契夫的信函。蘇聯方面主要告知對方，將採取新的經濟合作方式、建立合資企業、企業之間的合作與直接連繫。^⑮一九九〇年九月二至三日，謝瓦納澤再度前往平壤，與金永南討論朝鮮半島形勢，最主要的是蘇聯通知對方關於蘇聯與南韓關係，顯係有關即將建交事宜。^⑯相信該次會談相當不愉快，金日成未接見蘇聯外長。謝瓦納澤從平壤轉往日本訪問，在東京的記者會上表示：與韓國的關係是蘇聯主權問題，北韓沒有理由限制。^⑰言下之意，似乎透露

註⑩ 科學院遼東研究所與孔魯明的訪談紀錄，*Problemy Dal'nego Vostoka*, 1990, No. 6, pp. 99~111.

註⑪ Chang Jae Lee, "Problems and Prospects in Korea-Soviet Economic Cooperation," *The Korean Journal of International Studies*, Vol. 23, No. 3 (Autumn 1992), pp. 359~375.

註⑫ Chan Young Bang, "Prospect of Korea-Soviet Economic Cooperation and its Impact on Security and Stability of the Korean Peninsula," *The Korean Journal of International Studies*, Vol. 21, No. 3 (Autumn 1990), pp. 313~330; *Problemy Dal'nego Vostoka*, 1992, No. 1-2-3, p. 71.

註⑬ Alexander Fedorovsky, "USSR-Republic of Korea: Aspects of Regional Economic Relations," *The Korean Journal of International Studies*, Vol. 23, No. 3 (Autumn 1992), pp. 349~357.

註⑭ *Istoriya Vneshney Politiki SSSR 1917~1985*, Vol. 2 (Moscow: Nauka, 1986), pp. 532~533.

註⑮ *Vestnik Ministerstva inostrannikh del SSSR*, Jan. 15, 1989, pp. 19~20.

註⑯ *Vestnik Ministerstva inostrannikh del SSSR*, Sept. 30, 1990, pp. 11~12.

註⑰ 世界週報，1990年9月25日，頁74。

其與北韓外長有過激烈爭執，這可能是導致九月底謝瓦納澤臨時起意、提前宣布與南韓建交的原因。平壤激烈反應建交之事，批評戈巴契夫爲了錢而出賣朋友，雙方關係自此陷入冰凍。同年十一月，蘇聯與北韓協議自一九九一年元月起，雙邊貿易採取現匯方式，即不再使用往昔易貨貿易方式。此舉對外匯短缺的北韓，無疑是雪上加霜。^⑯

二、俄羅斯時期

一九九一年底，蘇聯宣告解體，俄羅斯繼承蘇聯的國際義務與國際地位，開始與世界各國進行密切外交活動，接續前蘇聯遺下的對外工作。一九九二年三月十七至十九日，俄國外長科茲累夫（A. V. Kozyrev）訪問漢城，與韓國外長李相玉（Li Sang Ok）商討兩國關係及國際問題。雙方對葉爾欽訪問南韓問題達成協議；韓國確定凍結三十億美元貸款中尚未使用部分；並簽署發給簽證備忘錄，確定相互簽發簽證的類別和期限。^⑰ 同年十一月十八至二十日，俄羅斯總統葉爾欽（B. N. Yeltsin）正式訪問漢城。俄韓雙方領導簽署「俄羅斯聯邦與韓國基本關係條約」和聯合聲明，及其他文件。基本關係條約延續一九九〇年十二月蘇韓關係通則聲明，並加以擴充和更明確規範雙邊關係與合作範疇。葉氏向韓國國會發表演講，更具體說明俄羅斯對韓政策與期望，對於一九八三年韓航事件則公開表示遺憾。葉爾欽強調：「韓國是俄國在亞太地區的主要夥伴，…而非競爭者。…我們對韓國私人企業積極在我國市場活動、建立合資企業、擬訂大型投資企畫，特別是對開發俄屬遠東和西伯利亞的天然資源，協助國防企業轉型，利用俄羅斯的科技潛力，是感到興趣的。」葉說明：「俄羅斯在朝鮮維持分裂爲兩個國家時，不會爲自己尋求任何的軍事政治或經濟利益；相反地，朝鮮的統一將使局勢穩定。我們希望見到朝鮮成爲統一、愛好和平、民主、無核子、繁榮的國家、俄羅斯可靠的夥伴。」^⑱ 此次訪問，葉曾交給韓國二十三項大型經濟合作企畫案，希望漢城能認真考慮和參與。

在俄韓關係中，經貿問題仍然是莫斯科較爲重視的方面，其中更涉及蘇聯時期貸款償還問題。俄羅斯需償還十四億七千萬美元，但俄國政府無力按時繳出利息和本金。一九九三年八月，俄羅斯副總理紹辛（A. Shokhin）到漢城談判時，建議由俄國供應韓國武器，作爲償債。^⑲ 當時，韓國政府拒絕紹辛的建議，漢城外交部另外表示仍將凍結未給予的貸款餘額，因爲俄國認爲利息過高、不想再要了；而且解釋凍結貸款與俄國拒絕賠償韓航事件 269 名乘客生命無關。^⑳ 一九九四年十二月，據俄駐漢城大使庫納澤（G. Kunadze）透露，在部分應償債務 375 百萬美元之中，半數 187.5 百萬美元部分將以俄羅斯軍事裝備抵銷，包括坦克、裝甲汽車、反坦克火箭，其餘部分將以原料、半成品沖銷。^㉑ 另一方面，雙方國防部長於一九九五年五月在漢城簽署兩部間

註⑯ *Asia 1992 Yearbook*, p. 136.

註⑰ *Diplomaticheskii Vestnik*, 1992, No. 7, pp. 20~21.

註⑱ *Diplomaticheskii Vestnik*, 1992, No. 23-24, pp. 36~45.

註㉑ *Izvestiya*, Sept. 1, 1993, p. 3.

註㉒ <http://citm1.met.fsu.edu/~glenn/archive/msg00789.html;msg00668;msg00666>.

註㉓ *Izvestiya*, Dec. 23, 1994, p. 1.

關於軍事問題相互理解的備忘錄，並草簽一九九五～一九九六年軍事技術合作協定。到一九九六年九月，俄羅斯供應南韓26輛T-80U坦克、30輛BMP-3型裝甲車、防空針刺飛彈裝置（Igra）、反坦克裝置（Metis-M4），當作償債用。軍事合作協定和軍售案可能有關聯性；據傳，雙方討論到供售防空飛彈（C-300）和戰鬥機（SU-27）問題。^㉙一九九五年七月，雙方政府對「蘇聯對外經濟銀行」的債務（可能是銀行貸款部分）清償問題簽訂協議。^㉚債務問題不僅困擾著雙方政府，俄國起初要求准照其與巴黎銀行團的協議，暫時延緩償還蘇聯債務，但似乎未獲韓國同意。

一九九四年六月初，韓國總統金泳三接續華盛頓、東京、北京訪問行程之後，抵達莫斯科訪問，與俄國總統簽署「俄韓聯合聲明」。這次訪問，兩國總統進行三次會談，討論到朝鮮半島非核問題、俄國對北韓政策、國際問題與雙邊合作問題。葉爾欽並將二百多份涉及一九五〇年～一九五三年韓戰的檔案影本，交給韓方。聯合聲明表明：雙方關係向建設性相互補充的夥伴關係過渡；金泳三聲稱，南韓將角逐一九九六～一九九七年聯合國安理會非常任理事席位，葉爾欽答應積極看待之；金泳三歡迎俄國對克服兩國關係過去遺留問題所採取步驟，包括公開一九八三年事件的文件、恢復在俄國的朝鮮人的名譽、交給有關韓戰的檔案複本；雙方同意設置克里姆林宮與青瓦台之間的「熱線」，以維持兩國領袖間的密切接觸。^㉛此外，葉爾欽也表明：清償債務是重要的，韓方對延宕支付還款表示同情。葉同時向金泳三透露，俄國與北韓的友好互助條約兩年後到期將不再續約。^㉜

一九九五年九月，俄羅斯總理契爾諾密丁（V. Chernomyrdin）到漢城做工作性訪問，與韓國總理李洪九（Li Hon Gu）簽署「關於促進俄韓貿易經濟與科學技術合作聲明」。雙方確認對先前所簽訂涉及經貿與科技合作領域文件的承諾（包括：一九九〇年十二月十四日簽訂的獎勵與相互保護投資協定、貿易協定；一九九一年元月二十二日關於政府間經濟與科學技術合作混合委員會協定；一九九一年九月十六日的漁業合作協定；一九九二年十一月十九日的避免雙重課稅協定；一九九四年六月二日的保護環境合作協定及其他文件），為嚴格執行這些承諾，將採取適當措施，並擬訂必要及訂定新的協定。在雙方會談時，俄方強調希望南韓擴大對俄羅斯的投資；同時強調對實現開發雅庫特（Saha 沙哈共和國）與伊爾庫茨克（Irkutsk）瓦斯產地、在納霍特卡（Nakhodka）自由經濟區建立韓國技術園區等大型企畫的興趣。^㉝

一九九六年以後，雙邊關係稍趨於冷淡；一方面俄國在九六年總統大選、葉爾欽健康欠缺；另方面，韓國九七年總統大選及金融危機亟需解決。雖然九七年七月，俄國外長曾順道訪問漢城，轉達葉爾欽訪問南韓的意願、重申俄國願意擔任兩韓之間斡

^㉙ A. V. Vorontsov, "Rossiya I Koreya-Sostoyanie i perspektivy dvustoronnikh otnosheniy," <http://www.mpsf.org/pub/korea/05.html>

^㉚ *Diplomaticeskii Vestnik*, 1995, No. 10, pp. 14～16.

^㉛ *Diplomaticeskii Vestnik*, 1994, No. 13-14, pp. 12～16.

^㉜ <http://citm1.met.fsu.edu/~glenn/archive/msg00508.html>

^㉝ *Vestnik Ministerstva inostrannykh del SSSR*, Sept. 30, 1990, pp. 11～12.

旋角色，^㉙但雙方外交活動明顯走入低潮。一九九八年七月初，俄羅斯警方當場查獲南韓大使管參贊趙成禹（Cho Sung-Uoo）進行非法情報活動，其俄國對手莫謝耶夫（V. I. Moiseev.）亦被俄國特勤單位拘留，莫氏當時擔任外交部亞洲第一局副局長（曾任韓國科科長）。該事件韓國記者認為是俄國蓄意喧嚷，但事實難免影響雙方關係。^㉚

經貿關係方面，不完全統計顯示，雙邊貿易增長相當迅速。一九九三年雙邊貿易總額 1,575 百萬美元，比前一年增加一倍；其中俄國對韓出口額為 974 百萬美元，自韓進口額 601 百萬美元。^㉛一九九四年貿易總額 2,200 百萬美元，增加 40%；俄方出口 1,250 百萬美元，進口 950 百萬美元。^㉜一九九六年貿易總額 3,780 百萬美元。^㉝一九九七年按俄國官方統計，俄韓貿易總額 1,826.7 百萬美元，俄方出口 945 百萬美元，進口 881.7 百萬美元。^㉞由於俄國的統計誤差甚巨，真實跌幅應不會達半數之多。一九九七年七月止，南韓在俄國的投資總額只有 114 百萬美元，與南韓對外投資活動相比，實在相當稀少。

關於俄羅斯對與朝鮮半島另一半的態度，委實比蘇聯時期更為冷淡和惡化。一九九〇年初，蘇聯外交部內部會議還強調對韓工作首要是改善與北韓的權利平等合作關係，進一步鞏固友好關係。並且表示繼續協助北韓實現其和平建議，推動朝鮮半島多邊（六邊）會談和接觸的可能性。^㉟基本上，前蘇聯維持均衡外交策略，雖然是偏向南韓，但北韓不願積極對應局勢變遷也有相當關聯。俄羅斯在初期幾乎無視於平壤的存在，以民主俄羅斯自許，對北韓採取高度的意識形態（可以說，俄國外交人員視平壤如蛇蠍，避之唯恐不及）。與北韓的雙邊貿易從一九九二年的 292.3 百萬美元，一九九三年的 222.6 百萬美元，直線下跌到一九九七年的 91.5 百萬美元。如果與一九八八年的 1,601.7 百萬盧布（約合 2,355 百萬美元）、一九八九年的 1,401 百萬盧布（約合 2,060 百萬美元）相比，實在是天壤之別。^㉟

到一九九四年五月，莫斯科與平壤才恢復自一九九〇年中斷的外交談判，雙方副外長在莫斯科進行會談。北韓主動恢復對話的原因，可能係為了化解來自美國和南韓的壓力，尋求俄羅斯支持或諒解。而且俄國也逐漸瞭解與北韓重建關係的必要。同年七月，金日成身故，權力轉移到金正日，開始三年守喪。雙方關係再度陷入陰影。一九九五年九月，俄羅斯通知北韓，友好互助條約年後期滿將不再續約。雙方將擬訂新

註㉙ <http://citm1.met.fsu.edu/~glenn/archive/msg01534.html>.

註㉚ 1998 年 7 月 7 日，俄國外交部第四十九次記者會紀錄。http://www.ln.mid.ru/website/brp_4.

註㉛ V. Moiseev, "Rossiya-Respublika Koreya: kursom konstruktivnogo partnerstva," *Problemy Dal'nego Vostoka*, 1994, No. 4, pp. 3~11.

註㉜ *Rossiiskie Vesti*, Feb. 7, 1995, p. 3.

註㉝ <http://www.mofat.go.kr/english/relation/region/europe02.htm>.

註㉞ *Vneshnyaya Torgovlya*, 1998, No. 7~9, p. 61.

註㉟ *Vesnik Ministerstva Inostrannykh del SSSR*, 1990, No. 6, pp. 38~39.

註㉟ *Vneshnie Ekonomicheskie Svyazi SSSR v 1989 g.*, pp. 232~236; *Vneshnie Ekonomicheskie Svyazi Rossiiskoi Federatsii v 1992 g.*, p. 7; *Vneshnieekonomicheskie Svyazi Rossiiskoi Federatsii v 1993 godu*, p. 8; *Vneshnyaya Torgovlya*, 1998, No. 7~9, p. 61.

條約以規範雙邊關係，並由副外長定期輪流前往對方首都進行談判。一九九六年四月十日，政府間貿易經濟暨科學技術合作委員會首度在平壤召開，由俄國副總理伊納添柯（V. N. Ignatenko）率領代表隊出席，與北韓第一副總理洪成南商討。發展雙邊經濟、貿易、科技交流問題，並且規定為一年一次的會議。^㉗一九九七年十月十三日，在莫斯科舉行第二次會議，討論範圍涉及經貿合作的條約法律問題與北韓積欠債務償還問題；並且簽訂政府間經濟貿易合作協定、農業合作協定等。^㉘

一九九八年十月十二日，為慶祝建交五十周年，雙方大使館各自舉行慶祝酒會；外交部長互相致賀函，俄方確認為兩國人民福祉、朝鮮半島與東北亞的和平與安全，俄羅斯準備與北韓進行互惠合作；俄羅斯副外長卡拉辛（G. B. Karasin）參加北韓駐莫斯科大使館的酒會。^㉙

參、俄羅斯對朝鮮半島的態度

一、俄對兩韓問題的認知

前蘇聯時期，俄國學者有關朝鮮問題研究，幾乎完全傾向北韓的立場及採取蘇聯官方說詞；一直到八〇年代末，才出現比較客觀的研究和探討。其中涉及韓戰問題，俄國學者基本態度是認為蘇聯並未參加韓戰，而參戰國家反而尚未準備公開檔案。^㉚同時有意推卸朝鮮半島分裂責任，俄學者引述赫魯雪夫（N. S. Khrushchev）的回憶錄，表示金日成能夠使史達林相信，南朝鮮的革命形勢已成熟（而且中共成功迅速的征服中國大陸，給予平壤相當的鼓勵和示範作用）。由於韓戰爆發時，蘇聯駐聯合國代表為杯葛中共不能取得聯合國席位，臨時返回莫斯科，而無法出席安理會。反倒使美國得以聯合國名義出兵朝鮮半島，並迫使中共派遣志願軍協助北韓。^㉛值得注意的是，俄國學者重新認定蘇聯給予北韓的援助與事實大不相同：(一)當年蘇聯派遣到北韓的部隊是由朝鮮人民給予報酬的，一年耗費三十億元。(二)自一九四六年起，蘇聯供應北韓的物資係按協定相互均衡供應（意即不是無償援助）。(三)轉交北韓的戰利品、蘇聯武器和裝備，也不是免費的。(四)蘇聯派往北韓的專家、到蘇聯學習的北韓人員，都是由北韓負責支付費用。^㉜言下之意暗示著：既然蘇聯不是無償慷慨援助北

註㉗ *Soobshchenie* (俄羅斯外交部報導), April 2, 1996; http://www.ln.mid.ru/website/brp_4

註㉘ *Diplomaticeskii vestnik*, 1997, No. 11, p. 28.

註㉙ 俄羅斯外交部記者會，1998年第69次；http://www.ln.mid.ru/website/brp_4.

註㉚ M. L. Titarenko, *Rossiya i Vostochnaya Aziya: voprosy mezhdunarodnykh i mezhtsivilizatsionnykh otnoshenii* (Moscow: Kuchkovo Pole, 1994), p. 211.

註㉛ B. N. Slavinskii, "Koreyskaya voyna 1950~1953 gg.: sovremennoe pereosmyslenie," *Problemy Dal'nego Vostoka*, 1991, No. 2, pp. 80~90.

註㉜ Yu. V. Vanin, "Nekotorye aspekty korrektirovki issledovaniy po istorii Korei(1945~1955)," *Problemy Dal'nego Vostoka*, 1996, No. 5, pp. 115~123.

韓，可以說是商業行爲；而且俄國學者也間接否定韓戰是由史達林下令的。如果事實如此，不僅韓戰是朝鮮人民的內戰，而且蘇聯也未曾支持北韓南侵。甚至協助北韓建國、建軍，都由朝鮮人民自行付費。那麼，北韓無庸感謝蘇聯或聽從克里姆林宮的指揮，亦是理所當然。

一九九一年三月，蘇聯科學院遠東所舉辦的討論會中，討論民族主義問題；其中涉及朝鮮半島部分可歸納為下列幾點，可以說是俄國學者對該問題的基本認識：

(一)朝鮮與德國不同，並非侵略者，而是日本侵略的犧牲者。勝利者參與瓜分是不合法理的。半島統一問題，按平壤的意見，應該由朝鮮人民自己解決。國際保障問題祇能在不信任和對立時才有必要。

(二)朝鮮戰爭問題，德國人不曾相互為敵，但朝鮮人不僅作戰，且損失百萬人命。

(三)南北韓的經濟差距使統一更為複雜。

(四)東德的社會主義結構如果是拜蘇聯所賜，則北韓發生的社會主義結構，莫斯科不是主要原因。其社會主義思想與社會政治體系似是接近於朝鮮傳統的官僚等級模式。北韓社會的完全封閉，不僅與南韓，亦與外在世界缺乏接觸。即使是南韓，其成為民主國家，也祇是剛剛開始。

(五)應注意朝鮮人的民族特性，其自孩童時即被教育應心靈堅定和祇求勝利，失敗是可恥的。這可說是北韓不妥協和南韓某些程度的嚴苛之根源。

(六)南韓對統一問題的基本態度是力圖利用超越北韓的經濟與社會優勢，向國際社會炫耀，包括與北韓的盟邦、社會主義國家建交。南韓自七〇年代推行建立兩個韓國、同時加入聯合國、交叉承認的路線；漢城未放棄未來統一的思想，但本質考慮以拆毀社會主義制度和「吞併」北韓來統一，而非某種形式的邦聯。因此迄今，北韓繼續被視為敵人、「恐怖組織」。

(七)雙方對統一採取的立場可以總結為：1.雙方都宣稱力圖統一祖國，但是按自己的條件，係對方無法接受的。2.雙方實際拒絕採取務實步驟彼此相對；南韓表面要求人道接觸的自由，實際目的是要求北韓不可能同意的「開放」。3.半島缺乏建立信任氣氛的某些徵兆，作為建設性談判的前提。^⑬

在東歐非共化與德國統一後，朝鮮半島統一頓時成為討論焦點，加上前蘇聯與俄羅斯實際放棄對北韓的支持（即使平壤發動戰爭、預料莫斯科不會給予援助）、以及北韓近數年來的惡劣經濟處境；似乎顯現統一已為期不遠的徵兆。不過俄國的看法比較保守，科學院遠東研究所所長齊塔連柯（M. L. Titarenko）認為統一畢竟是未來的事，因此應先行與兩韓保持友好善鄰的關係。^⑭有的學者認為俄國外交層面對朝鮮統一抱持不可能的看法；而且對統一的可能性，也尚未討論。在俄國學術圈內，分成三種不同看法：第一種看法的人比較普遍，認為即使在長遠的未來，也不可能統一，由於兩韓的政治菁英對統一缺乏熱忱，北韓領導害怕失去政治權力、社會地位和其生活

註^⑬ *Problemy Dal'nego Vostoka*, 1991, No. 5, pp. 9~29.

註^⑭ M. L. Titarenko, *Rossiya i Vostochnaya Aziya: voprosy mezhdunarodnykh i mezhtsivilizatsionnykh otnoshenii*, p. 194.

方式，而南韓當局明確瞭解統一的代價是損害南韓的經濟。第二種看法則認為南北韓雙方的民族情感最終將導致統一，他們相信漢城領導會見及統治一個較大的國家的好處；將透過邦聯形式進行統一，以經濟和人民的交流逐漸吸收北韓。第三種看法則認為祇有在金正日死亡後，才能認真討論統一問題。^{④5}

一九九六年十二月，科學院遠東所所主辦的研討會，對朝鮮半島統一問題提出的結論，認為這在不遠的將來是不可能的。^⑥在研討會中提出的論點主要包括：

(一)語文的差異，除了傳統的地區方言、發音語調、下層社會用詞與上層社會「文學語言」等差異外；在政治影響下，南北雙方的媒體用詞和科學術語不相同，對維護民族的特性與瞭解，形成負面影響。

(二)朝鮮民族雖然仍保持自己的精神與特性，但是年輕一代，特別是南韓，獲得新的、與早期不一樣的特徵。南韓近三十年的現代化過程，對年輕一代行為的形成有所影響，並且加深世代間的衝突。老一輩尖銳感覺到其子孫喪失朝鮮民族傳統及對文化傳承有著無力感。而北韓居民祇知自己的生活方式，北韓青年的行為模式與上一代較少差距，即北韓居民的生活是單一性的。因此，雙方民族特性與精神差異逐漸擴大，一旦國家統一時，無助於彼此的接近。

(三)北韓提出的邦聯和南韓建議的共同體，基本上其內容具高度相似性，但雙方缺乏對話的努力。彼此存在差距、疏離，對合作動機抱持疑慮。

(四)南北雙方在兩韓問題方面，都祇想聽到國際夥伴對自己無條件支持的話語，而未能與國際地緣政治局勢變化相配合。

另外，科學院東方所學者習尼欽（B. V. Sinitsyn）在一九九七年九月的一項俄韓關係研討會中，認為即使組成邦聯或共同體，在這個階段至少需要二十至二十五年的和平共處。不過他認為，北韓工業化過程興起的科學技術知識分子和新一代的行政管理階層，逐漸形成中產階級，將有助於未來的統一。而且，北韓也將被迫採取對外開放和改革，國際間的影響與新興中產階級對外接觸增加，都將成為民主變革與公民社會思想的帶原者。^⑦

在這方面，俄羅斯對南北韓的認識具有相當水準，瞭解到南北雙方的各種差異，包括政治、經濟、社會和思想行為。同時也暗示雙方對朝向統一和縮短差距的努力不夠；並且不願意或不容易接受國際友邦的意見，雙方都不願使統一問題國際化，但又堅持自己的立場或觀點。彼此缺乏相互信任的心理，也未能建立互信的機制，耽心被對方吞併。此外，俄羅斯開放舊檔案後，有助於瞭解兩韓分裂前後時期的史實。但是史料雖然真實，並不一定就表示與當時事實相符合，亦即真實紀錄當時發生或外交事件。俄國學者有意撇清蘇聯與韓戰的關聯，事實真相如何，可能需要等到相關國家的

註^⑤ Vasily V. Mikheev, "Russian Policy towards Korean Peninsula after Yeltsin's Re-election as President," *The Journal of East Asian Affairs*, Vol. 11, No. 2 (Summer/Fall 1997), pp. 348~377.

註^⑥ *Problemy Dal'nego Vostoka*, 1997, No. 2, pp. 142~145.

註^⑦ B. V. Sinitsyn, "Perspektivyy vzaimootnoshenii Rossii i Korei," <http://www.mpsf.org/pub/korea/07.html>.

檔案公開後，才能水落石出。

二、俄國對朝鮮半島政策

首先須瞭解俄國對外政策與全球戰略中，基本的優先順序。區域方面的分野：按地緣關係的密切遠近與否決定其重要性，接壤地區為優先注意範圍，並且要求建立友好善鄰的周邊環境。前蘇聯各共和國區域可以說是俄羅斯重要安全利益地帶；跨出前蘇聯領域，亞太地區、中東和南亞、歐洲屬於與俄羅斯區域環境密切聯繫的範疇，這三大區域的北邊次區域算是俄國需經常注意的利益地區；包括東北亞、南亞與波斯灣、東歐。以國家國力分野：按照區域勢力中心的概念，美國、日本、中共、印度、歐盟（國家），是與俄羅斯國力或軍力相當的對象，列為外交優先目標；俄羅斯希望透過建立戰略夥伴關係加強與這些國家的關係。因此，東北亞不僅是與俄國接壤的次區域，而且區內的中共和日本是多元世界當中的二元。朝鮮半島的兩韓，雖然不能列入俄國的一級外交對手，但有地緣密切與緊鄰關係；而且半島居於日本、俄國、中共三者之間，形成緩衝地區；更由於半島分裂，成為東北亞和亞太地區緊張不安的灶頭之一。

儘管兩韓與俄國地緣密切，但並不屬於「大國」行列；因此，也不算是俄國外交重要對象或工作重點。一九九六年俄國總統葉爾欽向國會發表的國情咨文以「國家安全」為題，論及亞太地區時提出：「更充分結合於亞太地區的國際政治、經濟與軍事組織，包括透過共同努力以發展西伯利亞和（俄屬）遠東。擴展與亞太國家的夥伴聯繫，…。」在這範疇，咨文中僅提到對中共和日本的工作方向，未提到朝鮮半島。^{④8}一九九八年五月，葉爾欽對俄國外交部幹部講話時，強調俄羅斯當前的重要任務是：維護領土完整；保障國家安全；社會民主化；進行俄羅斯經濟改革並使之結合於世界市場經濟。葉也提到與中共、日本、印度關係的積極改變，也是照樣未提及對韓關係。^{④9}

當然，這不表示俄國沒有對兩韓或朝鮮半島的政策，祇能說這不是俄羅斯領導的最優先外交目標。同時，俄國內部對於兩韓政策出現不同意見，俄羅斯科學院世界經濟與國際關係研究所學者阿尼基娜（T. S. Anikina）女士，在九七年九月的研討會中指出：在俄國領導、政治、商業和科學研究圈內，對俄國東方政策的形成存在著彼此嚴重對立的態度，大多是涉及對朝鮮半島關係的路線。第一群政治和知識份子菁英建議必須和繼續傳統地支持北韓的蘇維埃路線，儘管現今北韓形勢不明朗；第二群則贊成以與南韓發展關係為優先；第三群則主張應靈活運用於兩韓之間，藉以提高俄國在東北亞的份量。^{⑤0}簡言之，俄羅斯內部對亞太國家的政策基本上沒有歧見或爭議。但對朝鮮半島的政策，存在著親南韓、親北韓和中立三個不同立場，而且其觀點、在不同時期直接或間接影響到俄羅斯對韓政策。

註^{④8} *Diplomaticeskii vestnik*, 1996, No. 7, pp. 24~35.

註^{④9} Boris Eltsin, "Mesto i rol' Rossii v period formiruyushchegosya mnogopolyarnogo mira," *Mezhdunarodnaya Zhizn'*, 1998, No. 6, pp. 3~7.

註^{⑤0} T. S. Anikina, "Prognoz Razvitiya Politicheskoi Situatsii v ATR I Perspektivy Rossiisko-Koreyskikh Otnoshenii," <http://www.mpsf.org/pub/korea/10.html>.

戈巴契夫時期，蘇聯對外政策決定於蘇共中央（政治局和總書記），爭議亦比較少；再者，當時蘇聯雖然對外開放及與西方和解，但不致於有太明顯的親西方色彩。對朝鮮半島政策，儘管蘇聯開始和南韓發展關係，不過莫斯科並未放棄對北韓的條約承諾，甚至條約期滿前仍宣布繼續續約；同時，蘇聯提供北韓新的軍備，持續發展雙邊經貿關係。克里姆林宮當時的作法，顯然有意平衡發展兩韓關係。一九九一年，蘇聯是朝鮮半島周邊大國當中，唯一與兩韓同時具有外交關係和聯繫的國家，意即可以對朝鮮半島或北韓局勢的演進，扮演積極的角色。儘管當時平壤對蘇聯與南韓建交甚為憤恨，直指戈巴契夫為了錢出賣忠實的朋友。但是八〇年代後半時期，莫斯科對平壤的支持和援助，包括軍事合作，是國際間衆所周知的。

一九九二年以後的俄羅斯，外交部長科茲累夫採取的可以說是向西方一面倒的對外政策；而且新俄羅斯以民主國家自居，捨棄馬列主義，反而視北韓為違反民主潮流、不同道的國家。莫斯科對平壤採取疏離政策（當時對伊拉克等美國不喜歡的國家，都採行疏遠政策），雙方關係處於冷凍狀況。事實是，俄國對兩韓政策嚴重傾向南韓，也是一面倒的情況。俄羅斯對外政策呈現總的偏差及因而損害俄國利益，在國內引起批判不斷，導致科茲累夫於一九九六年元月被撤職，改由普利馬科夫（E. M. Primakov）接任。在對兩韓政策方面，一九九三年前後，齊塔連柯（M. L. Titarenko）即批評：「不應容許輕率的毀壞俄羅斯與北韓之間已建立的善鄰聯繫…，我們遺憾地觀察到，對北韓關係政策的意識形態化，孕育著對俄國國家利益的負面影響。」齊氏指出兩種影響，一是減少或凍結與北韓的貿易經濟及文化聯繫導致俄國本身重大的物質損失，特別是俄屬遠東地區。俄國每年因減少貿易的損失約三至四億美元。也使北韓還債問題更加難以實現。二是，緊縮與平壤的政治接觸，莫斯科就不能影響朝鮮局勢的發展；這種情形使莫斯科不能成為漢城有用的夥伴。^⑩

類似的批評出現在政治學者德羅賓謝夫（E. I. Drobyshev）的論述，他提出幾個論點：（一）中共沒有為了南韓而犧牲北韓盟邦，北京有興趣於鞏固金正日的國內與國際地位，並採取措施直接參與半島事務。（俄國的作為卻是相反的）（二）俄羅斯持續的內部政治與經濟危機損及其國際威望。（三）俄羅斯實際地拒絕與平壤的友好關係，並且周期性的與美國和南韓對北韓施加壓力；對這些，北韓是不會屈服的。（四）北韓不會原諒俄國供應武器給南韓、破壞經濟聯繫，以及俄國輿論激烈批評北韓政治制度和其領導。德羅賓謝夫也主張應調整對兩韓政策。^⑪九七年九月，習尼欽（B. V. Sinitsyn）也批評俄國外交部當時完全忽視建立善鄰地帶的政策方向；按一切情形判斷，莫斯科企圖討好漢城、冀望於充分的經濟合作，特別是獲得大筆貸款。為了此事，俄國不再延續與北韓的友好條約，要求修改有關一旦遭到攻擊時給予北韓軍事援助條款。

註^⑩ M. L. Titarenko, *Rossiya i Vostochnaya Aziya: voprosy mezhdunarodnykh i meztsivilizatsionnykh otnoshenii* (Moscow: Kuchkovo Pole, 1994), pp. 214~215.

註^⑪ E. I. Drobyshev, "Koreyskaya politika Rossii trebuet korrektirovki," *Problemy Da'nego Vostoka*, 1996, No. 1, pp. 12~19.

但中共仍舊延長其與北韓條約效期五年。^③

從俄國對外政策過程整體觀察，一九九四年俄羅斯開始扭轉向西方一面倒的政策，重新檢討和規畫對東方國家關係，包括對中東和中共的政策。習尼欽也提到，九四年底俄羅斯採取恢復朝鮮半島均勢的外交路線，開始將其與北韓的關係自死胡同內脫困。不過對兩韓政策的改變，並非單純受到批評而轉變，實際上係國際因素與南韓的態度所致。俄羅斯的親西方政策並未獲得預期的回饋，美國和西方國家未能給予莫斯科大量而慷慨的援助，幫助俄國經濟改革。西方的貸款援助係透過國際金融組織，個別政府的貸款等於零；相反地，西方各國政府曾大量貸款給蘇聯。現今俄國背負的外債，主要還是蘇聯留下的外債。另方面，冷戰結束後，北大西洋公約組織並未解散，反而向東執意擴張。莫斯科對北約東進既無力抵制，又自覺安全受到威脅，對西方（特別是美國）的誠意開始有所疑慮。九六年更換外長、加強與中共關係，都是明確揭示俄國不再任意附和西方。

因此，儘管在俄羅斯對外政策架構下，對南、北韓的關係和重要性次於周邊大國。不過由於其外交重點是在爭取外來的投資、援助與經濟合作，南韓自始即被前蘇聯和俄羅斯視為極具合作潛力的「金主」，成為亟需拉攏的對象，甚至不惜「犧牲」與北韓長期以來的友誼；並且向漢城提出成為建設性相互補充的夥伴建議。然而事實發展令莫斯科大失所望，齊塔連柯即表示：「官方人物與新企業領導愈來愈體會到，韓國不是俄羅斯可以指望的生意夥伴。對於韓國可以給予我國顯著的金融經濟援助的打算，證明是錯的。」^④在貿易方面，南韓是俄羅斯第十大貿易夥伴（1994年），雙邊貿易佔俄國外貿總額的3.7%；不過祇佔韓國外貿總額的1.1%。投資方面，韓國公司的投資多集中於資本小、回收快的輕工業、旅遊業及旅館、餐廳。以一九九四年為例，46件核准的投資計畫，其中18件投資於商業領域。輕工業投資主要是漁產加工、食品、紡織、修船。^⑤到一九九七年七月，南韓在俄國投資總額一億一千四百萬美元。^⑥科學院東方所學者瓦隆錯夫（A. v. Vorontsov）同樣在九七年九月的研討會中，引述韓國財政部九五年的數據，韓國公司該年核准的對俄投資56件，總金額五千三百萬美元；實際投資33件，總金額二千七百萬美元。韓國對俄投資缺乏積極性，九三年其對俄投資比對中共投資少三十三倍，比對烏茲別克投資少四倍。九五年全年韓國對外投資超過一百一十億美元，而五年來對俄投資祇達到五千萬美元。^⑦從上述數據不難理解為何俄國會對南韓感到失望，並且轉而調整其兩韓政策。

對俄羅斯而言，北韓或許是不受西方歡迎的國家，但其與俄國經濟合作的潛力，可能不比南韓小。首先，平壤有七十家俄式企業，需要技術改裝和現代化。其次，平

註^③ B. V. Sinitsyn, "Perspektivy vzaimootnoshenii Rossii i Korei," <http://www.mpsf.org/pub/korea/07.html>.

註^④ 同註^④。

註^⑤ 同註^⑤。

註^⑥ <http://www.mofat.go.kr/english/relation/region/europe02.htm>.

註^⑦ 同註^⑤。

壞積欠俄國（即前蘇聯）債務總額32.5億盧布（按1990年幣值，約合47.8億美元）^⑩，償債問題需要合理解決。俄國學者認為可照舊採取以工代償方式，由北韓勞工到俄國從事伐木等工作；及出口償債。第三，北韓的軍事裝備與技術升級，也需要俄國協助。此外，恢復往昔合作關係，亦能增進對北韓當局的影響力。因此，雙方自一九九四年進行外交對話，九六年開始政府間的經濟合作會議。俄羅斯向南韓一面倒的政經關係，逐漸走向平衡外交關係，雖然與南韓的份量仍然大於對北韓。

肆、俄韓關係發展問題

在俄國與南韓關係發展中，雖然莫斯科極力討好漢城，但並未如其所願的爭取到南韓的巨量經濟合作、投資機會。俄羅斯亦希望對朝鮮半島事務能積極參與，建議舉行多邊國際會議，討論穩定半島局勢與促進兩韓關係。不過，俄羅斯對兩韓關係的影響力畢竟有限。莫斯科瞭解到：一、本身的經濟和內政困境，無法對北韓或南韓發揮作用。強勢外交需有充分的經濟和軍事實力作後盾。二、兩韓都強調統一為朝鮮內政，外國不應干預。而且平壤以祖國統一為優先目標，南韓則以發展本身經濟為優先，優先順序有所差異。俄羅斯目前無意也無能力干預雙方統一進程。

在俄韓雙邊關係方面，存在一些問題，妨礙彼此間的合作發展：一、俄羅斯迄今不是外國投資的理想目標，本身的投資環境欠佳，沒有良好的基礎設施、金融服務、具吸引力的投資優惠措施等。俄國希望外國投資者能在輕工業、軍事工業轉型、引進新技術與管理方面進行合作；不過外商（包括南韓的工商企業）的目標在於取得俄羅斯的能源與原材料，對長期性、金額大、回收慢、風險高的投資不感興趣。二、俄羅斯優良的產品與南韓處於競爭或政治考量下，無法進入韓國市場。例如，俄國的電力設施（核電設備）、太空發展設備和軍事裝備，南韓本身積極開發生產核電設備，根本不會從國外引進。而且其主要貿易夥伴為美國，本身軍事裝備為美式，從政治層面考量，不可能自俄國進口這些產品。因此，與俄國的軍事貿易或重要工業貿易品類，幾乎難有成果。少數的俄國軍售，亦是南韓為收回貸款，而勉強同意的交換買賣（俄國提議以軍售代替償債時，立即遭到韓方拒絕；事後可能考慮引進少數俄國軍備，有助於瞭解北韓俄式軍備性能）。三、韓國對俄姿態一向擺得很高，令俄國領導感受不同；一九九二年九月十日，韓國在野黨領導金大中揚言，葉爾欽訪問「延期是對韓國國民的侮辱」，對俄國批評的語氣相當強硬。^⑪俄羅斯處理對韓事務，對韓航事件、韓裔居民恢復名譽（受蘇共史達林迫害）、韓戰問題、俄與北韓關係，都受到漢城的關注或要求；甚至債務問題必須儘快談判解決。俄羅斯方面直覺認為與韓國經貿投資發展受限，部分因素來自於漢城的政治考慮。

在俄對朝鮮半島問題方面，九〇年代朝鮮半島形勢的發展，多少受到俄國和前蘇聯對韓政策的影響。其中包括：一、蘇聯與南韓關係正常化，莫斯科不會阻止南韓參

註^⑩ 同註^⑨；另按 Drobyshev 的說法，北韓積欠俄國債務六十億美元，可能是連本帶利計算。

註^⑪ 世界週報，1992年10月6日，頁23。

加聯合國；北韓總理延亨默於一九九〇年十一月訪問北京，要求中共在南韓申請加入聯合國時行使否決權，九一年五月李鵬到平壤拒絕這項要求；迫使北韓於五月二十七日聲明加入聯合國意願。⑩兩韓終於同年九月獲准加入聯合國。二、關於核武問題，北韓雖曾於一九八五年簽署「核武器不擴散條約」，但並未放棄發展核武計畫。俄羅斯研究專家貝洛烏斯（V. Belous）少將提到：北韓外長曾聲稱，如果蘇聯承認南韓，平壤將積極於軍事核子計畫；⑪一九九一年十一月，南韓國防部長李鍾九表示，北韓將於一年內完成核再處理設備，二、三年內將擁有核武器。⑫此後，北韓打著核武牌與美國周旋和討價還價。另外，北韓同意與南韓在一九九〇年九月起與南韓進行一連串的會談，並簽訂南北韓之間的和解、不侵犯、合作與交流協定。北韓同意舉行四邊會談，討論廢除停戰協定與簽訂和約問題，也可能多少受到俄羅斯放棄繼續其與北韓互助條約的影響。由於俄國對平壤的冷漠和實質關係惡化，北韓為了避免被孤立，同意與美國對話並使美國迅速取得俄國自北韓退出的真空。

俄羅斯對其未獲邀請參與的四邊會談，基本是採取負面看法，耽心會使俄國孤立於朝鮮問題之外，及減少莫斯科在東北亞的政治作用。俄國副外長卡拉辛曾針對四邊會議，提出召開國際會談或擴大的國際會議，並分成五個委員會，個別處理相關問題：改善兩韓關係、擬訂和平條約取代停戰協定、信任措施、半島非核地位、會議參與國家相互關係。⑬不過，四邊會議主要在廢棄原停戰協定及簽署和平條約；俄羅斯並非參戰國家，故無適當「理由」被邀與會。另外，日本亦被置之事外，兩韓都對日本抱持極深的仇恨，也都不願日本涉足朝鮮事務。

朝鮮半島一旦統一，對俄羅斯是利弊參半。俄學者米黑耶夫（Vasily V. Mikheev）列舉朝鮮統一的積極面：一、鄰近俄國邊界潛在戰爭的消失（不過如果發生戰爭，衍生的難民問題無疑會波及鄰國）。二、兩韓軍力將減少，美國會從遠東戰略地區撤軍。

（這種看法是準照北韓要求的，美軍必須撤出朝鮮半島；不過美方曾表示，即使半島統一，美國也不會撤軍。俄國希望東北亞無美軍駐留或威脅，是不實際的想法）。三、結束俄國依違在兩韓之間的外交困擾，這種三角關係未為俄國帶來好處。四、與統一的韓國合作開創更多的機會，以解決區域安全、生態安全、恐怖主義、非法移民、毒品走私和人道問題。五、與「大」韓國有更多的經濟合作機會。相反地，朝鮮統一對俄國也有負面影響。包括：一、統一初期將使韓國與俄國經濟合作能力減低。二、如果俄國與西方關係緊張，統一的韓國將被視為鄰近俄國的敵意國家。三、統一的韓國將對俄國施加壓力，俾使韓裔俄國居民在俄屬遠東設立自治區。四、如果美軍繼續駐留及（或）維持美韓安全協定，將刺激俄羅斯。莫斯科將認為韓國仍處於特別的地緣

註⑩ 世界週報，1991年9月10日，頁60~61。

註⑪ 轉引自 Yu. E. Fedorov, "Problemy Mezhdunarodnoy Bezopasnosti i Integratsii v ATR," <http://mpsrf.org/pub/korea/08.html>.

註⑫ 世界週報，1992年新年特大號，頁70~73。

註⑬ A. Vorontsov, "Rossiya i Kreyskiy poluostrov v sisteme mezdunarodnykh otnoshenii na Da'nem Bostoke v 90-kh godakh. Poisk sbalansirovannogo kursa," *Problemy Dal'nego Vostoka*, 1997, No. 3, pp. 62~71.

政治情勢，因為俄國、日本、中共之間仍有許多未解決的政治問題，統一的韓國維持與美國的安全協定是俄羅斯不能接受的。五、韓國對北韓共產黨人的迫害將受到俄國共產黨的關切。六、俄屬遠東人口稀少，統一的韓國可能會向北邊俄國土地尋求發展。^⑩

上述的利弊考量，將直接影響到俄國對韓關係發展，韓國需要對俄羅斯的某些疑慮作出相對的澄清或保證。

伍、結論

撇開南北韓之間相互關係的複雜性與糾葛，朝鮮半島的外在環境也十分複雜。日本、中共和俄羅斯都與朝鮮半島存在著領土糾紛，其中以日韓的竹島之爭最為嚴重。朝鮮的民族個性使其不易與外族同化或和睦相處，前蘇聯地區的僑居朝鮮人逐漸向俄屬遠東地區回流，中國吉林延邊的百萬朝鮮人自成天地，都是鄰近兩大國的隱憂之一。俄羅斯和中共一樣，希望與周邊鄰國維持善鄰和穩定的關係、環境。朝鮮一旦有事，勢必波及領土相鄰國家。

維持現況可能是周邊國家最佳選擇，因為朝鮮半島統一的前景仍不明朗，和平統一的氣氛仍未形成。北韓仍堅持美國必須自南韓撤走軍隊及核武器，以此為統一談判的先決條件。南北韓都存在著彼此不信任，以及對外國不信任的態度和心理，包括對日本的仇視。這也是造成問題更難解決的根本所在。平壤雖說要改革開放，但言行不一，因為耽心一旦對外開放，可能走上蘇聯解體或敗亡命運。駐平壤的俄國大使，經年未能會見金正日；外交人員也常常數月不得與對方接觸。中共人員也抱怨，沒有辦法會見「偉大的領導」，並且向俄國外交人員建議，一齊推動北韓進行某些改革。^⑪相似地，南韓最近出現經濟危機，才被迫採開放外國企業參與其經濟活動或收購韓國公司及股份。

對俄羅斯而言，與南北韓的關係雖非第一急迫，但卻是莫斯科參與亞太事務必經的一環，亦直接涉及其邊界安全。俄國希望維持與半島的善鄰關係，發展經濟合作，與北韓完成和簽署新關係條約。目前，俄國最希望的是，朝鮮半島能繼續維持和平與穩定。不可否認，俄羅斯已改變重南輕北的策略，希望增強其對半島事務和東北亞的份量。九七年春，前俄國國防部長羅季歐諾夫（I. N. Rodionov）訪問北京時，曾揚言若朝鮮半島發生武裝衝突，俄國將不會坐視。羅某的論調是俄國軍方一貫的立場。^⑫可以理解的是，對兩韓的均衡外交、預防半島衝突、協助兩韓對話、與其他周邊大國尋求對朝鮮問題的相互理解，是俄國對兩韓政策新的優先目標。^⑬

* * *

(收件：88年1月25日，修正：88年2月26日，接受：88年3月1日)

註^⑭ 同註^⑮。

註^⑮ *Izvestiya*, April 13, 1996, p. 3.

註^⑯ 俄國外交部記者會紀錄，1997年第22次，http://www.ln.mid.ru/website/brp_4。

註^⑰ 同註^⑯。

The Former Soviet Union and Russia's Policy to the Korean Peninsula

Cheng-Chung Wang

Abstract

After Gorbachev promoted his “New thinking” foreign policy, the cold war ended and the former Soviet Union began to develop new relations with the Asia-Pacific, including the Korean peninsula. The former Soviet Union opened diplomatic relations with South Korea in 1990, becoming the only big power to have formal contacts with the two Koreas. Developing intense trade and investment cooperation with Seoul became a major goal for Moscow. At the same time, the Kremlin never abandoned its political-military support of Pyongyang, despite North Korea’s unhappiness with Gorbachev’s behaviour.

Russia inherited the Soviet Union’s foreign obligations and international status in 1992, and continued to retain intense political-economic relations with South Korea. Moscow’s policy to the Korean peninsula seems to favor Seoul at the expense of Pyongyang. Consequently, Moscow has lost influence over North Korea. Russia’s pro-Seoul policy did not earn her economic cooperation, however. Thus after 1994, Russia was forced to revise its foreign policy regarding the two Koreas.

Keywords : investment cooperation, debt, economic-trade relation, unification, treaty of friendship, foreign policy, perception, international conference